UNIVERSITY OF ILLINOIS-URBANA
AC8.N3 C001
SHOIN KAIDAN
3 0112 034853637

AC
8
N3

# 松陰快談 全

長野豐山著

# 松陰快談 全

蓺苑叢書

AC
8
.N3

# 解題

長野豐山、名は確、字は孟確、豐山は其號、芳積、名は祐淸の長子にして儒者なり、母は平田氏、天明三年七月二十八日を以て伊豫の川江に生れ天保八年八月廿二日を以て江戸に卒す、年五十五、平田氏を娶り二子を生む曰く璋嗣ぐ曰く卓夭す豐山七歲にして句讀を受け十一歲にして五七言之詩を作り十九歲竹山中井先生に詩書左國の書を受く後東都に遊ぶ事前後十年文化癸酉神戸本多侯に仕へ儒學掌敎と爲り文政己卯九月病んで官を辭す績學紡文を以て名聲海內に噪しく性狷介にして世に媚ぶる能はず志を得ずして歿す江戸二本榎廣岳禪院中に葬る著す所本書を始めとし武乘三名士傳嘉聲軒詩的、嘉聲軒文約等あり

# 松陰快談自序

余之僑居京城也軒外有古松一株夭矯纛軒如游龍舞鳳余撫而愛之及日之沒山月之飛空則凉影參差中庭如流時有稚子高吟曰水上淸風非有着松間明月本無塵余臥而聽之不覺躍然而起拍手和之已而歎曰此境界一味恨無人共享之矣居久之聞足音跫然則有二三客提携而來余爲設席松陰與之啜苦茗酌淡酒陶然以樂古人云又得浮生半日閑我輩之閑豈特半日而已哉於是余爲之商搉古今評品文詩其餘及山水花木書畫筆墨之末銜口而發無所擇也一談一笑未甞不抵掌稱快也乃謂客曰子亦曾聽稚子之吟詩乎水風不着松月無塵是得我談之意且彼偶然高吟以自快焉我聽而悅之不知客亦能悅吾之談否然悅之亦可不悅亦可我快吾談奚必問人之悅與不悅哉客啞然而笑且去又來固無妨於我之閑也積日累月談益多端因自錄之稍積爲卷名

曰松陰快談亦非以快人也以自快耳夫月之夕松之陰乃繙我書而快誦之安知不復有旁人拍手稱快者哉

文政庚辰仲夏

豐山長野確書于京城僑居老松之陰

# 松陰快談卷之一

伊豫　長野確孟確著

好同惡異之弊不可勝言也在國家則忠直退而佞諛進在講學則損友親而益友疏人之意見豈一一與我同哉天下之事豈一人一家之所能辨哉要之虛心平氣惟求其善庶幾其可王安石好同惡異偏見執拗遂亂天下東坡曰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善哉言也梅柳桃李牡丹芍藥菡萏燕子其花不同而皆可愛焉天地生物己不同而況於人乎

誹謗激坑焚之禍清議激黨錮之禍清流激白馬之禍臺諫激新法之禍歷代大禍多起於言語文字之激可不畏而愼焉哉明道先生嘗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

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安石也余謂當時諸公爭攻安石不遺餘力先生獨反之已嗚呼是所以爲先生也

近歲米價至賤亦至治之景象蓋有田祿者米價高則得利十倍是徒益其富耳鰥寡孤獨無恒產者出錢買米一錢高下利害切其身寧使富家少其利不使窮民失其所元何景福傷田家詩曰春祈秋報一年期土穀神靈知未知昨日街頭穹米價三錢一斗定何時讀之不覺泣下也唐太宗時米斗三錢後世以爲美談然不如漢宣帝之時穀石五錢也

天明年中奥羽饑饉餓者盈道羽州鶴岡有鈴木宇右衞門者初爲某藩小吏致仕自耕爲人仁厚見餓者之衆愀然憫之於是悉出其所有救之其妻亦賣衣服鈿釵助之振濟田宅器物斥賣皆盡一日門外有小女饑凍號哭字女年十歲母謂之曰春天漸暖汝襲纊衣盍脫其一以贈之女乃擇其美者以授門外女父母欣然感涕聞者莫不歎美嗚呼鈴子一村小民耳而其賢如此世之大家富豪自

矜者豈能爲鈴子乎道德自任者豈能爲鈴子乎豈非鈴子之罪人耶

瑞桂堂暇錄曰簡池劉先祖號後溪朱文公高弟平生好施不顧家有無來謁者皆周之一日晨坐媛閤夫人方梳沐有舊友來訪公令夫人出閤士人進見夫人挈沐具偶遺金釵一公適起入內夫人從窗隙中見士人拾所遺釵入懷未穩公將出夫人掣公衣袖止之少頃公乃出客退問其故夫人曰偶遺小釵彼方收拾未穩士以貧得之可少濟不欲遽恐之公與夫人俱賢如此余謂今儒者動輙引非其義一介不取一介不與然當其與之也明目張膽强辯曲說曰義不當與焉而當其取之也唯見其欣欣之色而未嘗聞其論義矣淸王丹麓今世說曰有人語杜乎皇某一介不與却未一介不取可謂一邊伊尹余讀之不覺捧腹絕倒

本邦儒先如藤惺窩林羅山木順菴室鳩巣諸公者皆忠厚質直千載傳之無弊之學也

羅山鳳岡二先生其學該博和漢古今之書靡所不窺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矣近世以博識自負者或知彼而不知此或知古而不知今豈足望二先生之萬一哉

伊藤東涯亦宏覽之士也觀其所著制度通名物六帖之類和漢之書籍涉獵殆盡可謂偉人矣後之儒者略讀西土古今之書而自誇其博識殆爲東涯所笑

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法水利算數皆儒者分內之事不可不知也本邦古今之制度事變尤當詳講而明辨焉否則不足以爲儒矣然非有許大之精神才力者則豈足辨此哉

晁氏客語曰潛道少時嘗見溫公論性潛道極言之溫公作色曰顏狀未離於嬰孩高談已至於性命嘗讀顧寧人停林集曰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之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跳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兩

段議論足以醒覺大夢矣

明主必能用人暗君好自用不能任人荀子曰人主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悴莫甚焉古人云宋仁宗百事不能惟能爲君夫人主騷擾不能靜淨無爲未有能治國家者也三代以來惟漢文帝宋仁宗靜淨無爲近於恭己南面者宜乎千載之下仰慕其德至今不衰也

人主之德在知人而知之堯舜難之況其他乎至愚之君必悅媚己者故人主能悅其不媚己者亦可以爲英明矣如唐太宗是也

文士齷齪不足用而尤誤人者假道學也人主欲成國家之務者必須求奇材勿徒爲其名所誤

近世儒先惟新井白石熊澤蕃山實有奇才可與唐宋名公比肩而無愧色焉

京師嘗有並河天民者初從仁齋學後自作一家之說其學詭異爲人有膽略頗

似陳龍川要非凡庸倘有英君駕御之則必有可觀焉如熊澤氏其學其人皆詭異然英主用之其功業偉然至今賴之

周成王任周公而群叔不悅蜀先主任孔明而關羽張飛不悅秦符堅用王猛而樊世仇滕席寶不悅唐太宗用魏徵而封倫不悅故曰非希世之君則不能用希世之臣矣君子爲政群小怨怒歴世皆然不足怪也養隼而懼鶯皇畜狸而搏鵜鵠古人之所以三歎也

唐選擧志曰凡擇人之法有四其第一曰體貌豐偉余謂擇人以道德爲第一其次取才藝未聞以容貌取人也果如唐制則晏子之長不盈五尺如我邦山本勘助皆擯棄而弗用豈可乎開元天寶遺事云明皇謂李白曰我朝與天后之朝何如白曰天后任人道如小兒市瓜不擇香味惟揀肥大者我朝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採玉皆得其精粹據此語則武帝取人亦以容貌爲先歟

不妄許可四字蓋非君子之言矣今人好譏者常引以爲口實楊升菴歎好發人

陰私以傳聞曖昧之事或愛憎毀譽之口而妄加誣衊於人近日我邦儒林之習亦如升菴之言余因謂寧失之於過譽勿失之於過毀

人有娟嫉之心猶着躬之痼蓋欲不嫉不可得也況約聞人一善如萬箭攢心可謂小人矣妬娼相害古人之通弊而近日儒林更甚夫人各有命而嫉之誹之欲使之不通不知無損於彼而有害於己也

古之眞君子眞豪傑必磊磊落落心跡明白無所僞飾冷齋夜話曰東坡每曰古人所貴者貴其眞陶淵明恥爲五斗米屈於郷里小兒弃官去歸久之復遊城郭偶有羨於華軒漢高祖臨大事鑄印銷印甚於兒戲然其正直明白照映千古想見其爲人由是視之矯飾不近人情者未必眞君子也視於王介甫可以見焉

皇明世說云劉青田始見太祖詠竹箸曰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張良一借間太祖大悅青田佐太祖取天下奇策神算往往出於人意表蓋似子房而殆過之者又善文章余讀其所著郁離子後又讀舶來寫本青田集其文簡潔雄奇盖明文

之傑然者

王丹麓今世說曰義輿大饑當事集紳士議賑紳士曰賑饑是極難事毋輕議也徐竹逸曰天下難事我輩不爲誰爲之者條陳數則活數萬人快哉竹逸男子固當任天下難事否則兒女子耳

胡五峰知言三卷張南軒序之其書多名言如寡欲之君始可言王道無欲之臣始可言王佐簡而盡焉可以論定千古之君臣矣

秘書二十一種中有晉乘檮杌焉蓋好事者據孟子而僞作也漢時求逸書高價購之姦人競僞作古書以射貨科孔壁古文竹書紀年之類蓋不少矣列子載元倉子乃有元倉子之書家語載子華子乃有子華子之書賈誼稱鶡冠子乃有鶡冠子之書孟子稱晉乘檮杌乃有晉乘檮杌之書殆不可枚舉劉炫作僞書百餘種見北史儒林傳

墨子亦僞書耳胡元瑞九流緒論據今之墨子以證儒墨之異呶呶累數百言韓

文公讀墨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是文公辯墨子之爲僞書也元瑞不察以文公爲未嘗讀墨子引墨書中之詘孔子者以駁之豈不謬哉物徂徠亦以宗儒爲未嘗讀墨子皆未察其爲僞書之過也兵家之言莫如孫武其他鈐弢之策不翅理味淺短而文辭亦不美惟孫子文辭簡切理致精妙誠兵家之祖哉有魏武註解其眞僞未可知然比他註頗覺簡明說郛中有黃石素書一卷恐是僞書然亦確言甚多

懲毖錄二卷朝鮮柳成龍所著也記文祿三韓之役頗詳余讀武備志曰朝鮮柳承寵李德馨皆惑其國王李昖終亂國政余因疑承寵即成龍字相似因以誤耳然觀懲毖錄柳與李皆頗有功於其國而武備志云云意一必有謬今未可考致身錄十八條明史仲彬所著仲彬從建文帝出亡所錄顚末甚詳當時從亡者二十二人艱難危嶇終始不變余讀之不覺流涕出亡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也朱子著名臣言行錄當時諸家文集語錄謾記隨筆野乘稗史莫不採取語類云

先生每得未見書必窮日夜讀之朱子亦自云大略有書要讀有事要做又曰書無所不讀事無所不能又曰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吞許多不得余謂朱子亦有許大精神毋論其博學善文著述贍富而又善書善畫是皆非朝夕所能巧也蓋其精神不堪喫多少辛苦何能至此哉

或勸陸象山以著書象山曰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方伯謨勸朱子勿著書朱子曰在世間喫飯後全不做得些子事無道理是亦可以見二先生之異趣矣

明胡應麟字元瑞號少室山人年未四十而沒余讀胡氏筆叢四十卷其學該博明儒蓋少其比矣王元美作元瑞傳見弇州續稿載畫著書之目殆三百卷弇州曰元瑞生僅三十而著作充斥乃爾過此以往所就又何如耶據此言之元瑞亦可謂奇男子矣但恨文辭不駿潔耳

余遭有疾亦未嘗廢讀書法不敢讀經史恐其不能精細用心也大概東坡志林西湖志米海岳書史畫史陳眉公書畫史巖棲幽事屠赤水考槃餘事清言徐文

長玄鈔類摘袁中郎瓶史高士奇江村銷夏錄姚首源好古堂書畫記其他唐宋明人漫記隨筆詩話之類或憑几讀之或臥而閱之亦病間之一適也余嘗得脚疾請一老醫診之醫曰病頗危篤不宜讀書因指几上朱子文集曰這理窟的書尤不宜讀也余爲之一大噱而手猶不釋卷尋病愈因謂讀書吾性所適故無害而反有益然醫言亦非妄也患虛勞症者不容不痛禁讀書

亡友服顒字維彰讀書敏捷嘗與余同讀十七史至晉書未半維彰得篤疾蓋刻苦太過之所致也後余每閱晉書未嘗不慘然思維彰也維彰從余學文未成而卒可惜

享保年間有奴某者主家破不忍去竭力養主孤遂得旌賞物徂徠作傳文見於徂徠集一日讀宋王闢澠水燕談錄載趙延嗣事趙哲之僕也趙哲死塞下家極貧三女皆幼延嗣義不忍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三女已長趙哲之友宋白楊徽之爲擇良士嫁之三女皆有歸延嗣乃去徂徠先生石守道爲之傳以厲天下義

僕之事彼此相似而爲之傳者同號徂徠可謂奇矣然石之與物其人逈別也

客問余曰似而非者莫如儉與吝其別如何余曰吾嘗讀明陳錄善誘文曰處己以儉謂之德待人以儉謂之鄙又晁氏客語曰韓魏公用家貲如國用謂不吝也曾魯公惜官物如己物謂誠儉也讀此二條儉吝之別了然明白

張南軒先生告宋孝宗曰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欲求仗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後世人主宜三復焉

太宰德夫紫芝園漫筆曰周濂溪作愛蓮說以蓮比君子是宋儒道學之氣習其弊也大矣余謂屈原作離騷以香草比君子周子之文原於此果如德夫言則屈子亦有道學之氣習耶可發一粲史繩祖學齋佔畢曰左傳云譬諸草木吾臭味也屈正平離騷經一篇之中固以香草比君子矣然於九章中特出橘頌一章濂溪周子作愛蓮說謂蓮爲花之君子亦以自況與屈原千古合轍不寧惟是而二篇之文皆不滿二百字詠橘詠蓮皆能盡物之性格物之妙無復餘蘊由是言之

德夫之論可謂陋矣

佐藤直方曰蘇東坡博覽強記能文善書然自我輩視之東坡俗儒耳學者欲博覽又善文章終身不能爲眞儒也余謂然則周公之多才多藝孔子之博學無所成名周濂溪程明道之禮樂刑政天文地理兵法水利算數靡所不究朱文公博覽強記能文善書天下之事靡所不知是皆終身不能爲眞儒耶設使佐藤子道博學善文未必知道則可矣道博學善文終身不能爲眞儒則我欺誰欺天哉三宅尚齋屢譏佐藤氏之固陋可謂知言矣

伊氏之門貴博覽其徒有成者可以供王侯顧問之用物氏之門貴文章其徒有才者可以供王侯書記之用君子宜勿以其學之詭異而棄其所長也

聖人爲政自有妙用非後人可議擬也此而下用心莫如公平忠恕焉如世之腐儒猜忌苛刻毫髮不與己合者皆擊而排之則其所與者必讒諂面諛之人矣焉能服天下豪傑之心哉豪傑不服而國治者未之有也

謝肇淛文海披沙曰黄金一種古多而今少漢高帝賜陳平黄金四萬斤韓嫣以金爲彈董卓積金成塢而漢制天子毎聘后輙用黄金二萬斤今之大内豈易辨此哉所以然者世間糜費斷滅唯金最多而四夷之外去而不返者不與焉由此視之西土亦至明黄金耗減蓋地之出金銀銅鐵本有限安能副無窮之用哉不可不慮也

寛永中吉田侯爲執政建議毀大佛像以鑄錢曰佛法以身世爲妄幻以利人爲慈悲善根則使佛存于今必將割其身以利人矧銅像乎是與周世宗冥符豊太閤使侍臣讀漢書至酈生封六國後吒曰誤矣至留侯借箸論之乃曰善正與石勒合英雄所見符合如此

我邦武將少年立奇功者不可枚擧在西土少年以文鳴者正相抗衡唐李肇唐國史補曰渾瑊太師年十一歲隨父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戯問曰將乳母來否其年立跳盪功後二年拔石堡城收龍駒島皆有奇功是在西土絶無而

僅有者

浮田氏病篤召侍臣曰我將死誰能從我者咸請殉問戸川肥後答曰夫陷堅挫鋭進不顧死臣能之至殉則臣不能也君若求殉者莫如沙門彼念誦猶能引導成佛矧殉而導之臣等武夫戰場殺人不少恐墮修羅道且沙門平日得寵賜十倍臣等則以酬恩論之殉亦宜在沙門

韓非子曰越王勾踐慮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蛙乃爲之式御者曰何爲式王曰蛙有氣如此可無爲式乎是歲有自頸死以其頭獻者是勾踐能振起士氣也我邦武將御其群下亦多類此士氣不振而國久存者未之有也故治世之良主常賞敢言節行以振士氣亂世之名將必賞勇悍奮鋭以振士氣爲君將者不之知而欲士爲用不可得也

賀州板倉公尹京十八年治績甚大老病辭職幕府召見問曰誰可代卿者答曰臣兒重宗可於是命尹京公明廉正天下稱能晉祁奚擧其子祁午唐狄仁傑擧

其子光嗣晉謝安擧其兄子謝玄皆不負其所擧不以私意累之賀州之擧何以異此哉

防州板倉公尹京一日出行雖嬰兒皆避匿屛息矣其過有一兒可十歲獨不避且從而罵之公聞之命問其父姓名里居還謂府吏曰民某嘗訟乎吏檢之乃嘗訟而弗克者於是再召而按之果寃乃賜金謝之嗚呼公判無私官吏之所難知過能改聖人之所貴今防州一擧而兩美具焉豈不賢哉

芭蕉菴桃青師事富春山人山人嘗爲半時菴澹澹作菴記其文道嘗爲桃青講南華今日三歲童子莫不知有桃青澹澹而富春山人或不知爲何人山人姓田名某字省吾號桐江從物徂徠學仕於某侯直諫弗聽請致仕亦弗允於是私去奔奥其友滕東壁太宰德夫數人相共謀曰侯必遣兵追之恐不可脫盍相與出死力拒之乃各衷甲護送山人數十里追兵不來乃告別還省吾已去遊奥更號富春山人後遊攝之池田授徒自給爲澹澹作菴記蓋在攝時也余常慕東壁德

夫之高義非傭儒之所及也

岡井孝先與物徂徠友善且有葭莩之親孝先嘗浴箱根溫泉臨行託徂徠以妻子既而小兒患痘徂徠馳往視之晝夜身不解衣帶飮食湯藥皆自調之兒危篤馳人告孝先孝先深服其高義與人語及之輙嗟嘆久之余謂以徂徠之豪悍而所爲如此亦可見其卓越尋常矣夫伊物之學可謂詭異矣然余聞伊氏之徒往往溫恭退讓物氏之徒大抵豪爽明快皆重義不顧利害服善愛才唯恐不及要之非凡庸也今人孰不排伊物而笑之然視其人品則有薰蕕之別噫

# 松陰快談卷之二

伊豫　長野確孟確著

讀歷史諸子鈔本不如讀一部史子也讀諸家選本不如讀一家全集也欲學文章最忌博雜惟要精看數部須使書味盈胸中愼不當貪多矣其書大抵左國史漢孟荀莊騷加以韓柳歐蘇之全集反覆精讀然後下筆必有可觀然不可無良師友琢磨也否則不免獨學固陋矣文已成然後博讀書則用力少勞而收功却多

文章必須一氣呵成譬猶人之一身四支百骸各異其用而氣之流貫於全體者未嘗中絕乃能生活運動若徒有頭目手足無一氣流通則是木偶耳文有抑揚開闔操縱起伏回抱接初種種之法而一氣呵成乃稱作手如徒拾句綴字銖積寸累慘憺經營有無數斷續之痕豈成言語哉

本邦儒者作文多未知篇法而妄作也太宰徳夫文論曰文有四法曰篇法曰章法曰句法曰字法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四者皆有法一失其法則不成文矣先秦古文以至韓柳二家森然法度歴歴可考近世古文辭家作今觀其文非不工也惟其字與句有法而章與篇皆失法故氣脉不貫不足觀也善哉太宰氏之言本邦先輩論文能及此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聞也蓋用力於文辭者莫如徂徠之徒而其所作猶多失篇法如徳夫之言況他人乎夫失字法句法是小疵耳至失篇法則安在其爲文哉

作文縛法則筆端窘束氣脉不貫矣慣焉自放則叙次錯置前後支離故必使法與我一不與之期而合斯謂之善文嗚呼是豈易事哉

元呉萊論文曰作文如用兵兵有正有奇正者法度如部伍分明是也奇者不爲法度所縛千變萬化坐作擊刺一時倶起及其欲止部伍各還其隊元不曾亂是論文之尤善者

詩法易認文法難知欲知作文之法則莫如熟讀韓柳歐蘇之文而又不可無良師友也否則用力甚勞而誤認不少

文法甚嚴且明而本無定法一篇之中有起結照應波瀾轉折起伏頓挫抑揚等之法可一一指示而非有幾句必轉折幾段必照應之定局也譬猶軍法左右前後坐作進退皆有法度而戰鬭之際變化不測出奇無窮也善作文者窮言竭論如意已盡忽又一轉更出人意表而照右應左結前起後未嘗出範圍之外兵以克敵爲主出奇不克惡在其爲奇哉文以達意爲主出奇不達又惡在其爲奇哉

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辭爲奴是千古不易之定論也造語雖巧而氣脉不貫主意不明是奴婢强而主輔弱也故能役使奴婢而不爲奴婢役使斯可謂善文矣喋喋千言意晦氣弱將焉用文不如不作之愈也

文之强弱在氣而不在辭世有以艱澁爲强以平易爲弱者東坡之文平易著明于鱗之文艱澁隱晦然孰强孰弱孰優孰劣孰奇孰拙具眼者必能辨之魏文曰

文以氣爲主氣之淸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是千古之確論也

韓文公論文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皆宜可謂作文之要訣矣

有經語有史語有小說家之語有語錄隨筆之語論記序書尺牘之類文體已異語氣自別斷斷不可混用也

有套語有歇後之語用之詩尺牘小文辭猶可也至作大議論大文章則必不可用也世之陋儒大抵不能辨文體粗心讀書見西土人或用俗語或用套語或用歇後之語不辨古今不問文體以爲文章皆如此遂妄用之曰我有證據是可笑之甚者文體之不同猶畫工之於草木禽獸各別體也今若畫桃施之以蘭葉畫虎施之以鹿毛孰不笑其謬戾也故欲學作文者辨體之爲急務

作文須一筆寫去首尾粲然而後稍加添删則自然有活潑流動之氣若銖積寸累則死氣滿紙使讀者厭倦思睡也

文能達意非易事也議論排奡縱横如意而天地景物千態萬狀及日用常近眼前鎖細之事任筆寫來未嘗停手斯能達其意矣是在西土人亦難之況於我乎東坡論文曰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近日文人有分達意修辭為二者又謂艱澁之文為修辭謂平易之文為達意可發一粲夫辭不修則意不可達意不達則不可以為辭王弇州藝苑巵言曰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又曰脩辭立其誠蓋辭無所不修而意則主於達今易繫禮經家語魯論春秋之篇存者抑何嘗不工也楊雄氏避其達而故晦之作法言太史避其晦故譯而達之作帝王本紀俱非聖人意也亦知言也

光明正大法度森嚴而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如韓文公焉縱心恣腕篇法政嚴

序次詳備麗句層出愈多而愈不亂莫如柳柳州焉婉曲周折法度間暇詞意醇厚氣調員美莫如歐陽公焉縱橫排奡才鋒俊偉奇奇怪怪不與法期而與之合莫如蘇文忠焉

陳後山談叢云法在人故必學巧在己故必悟余謂兩箇工夫不可闕一也蓋無師友琢磨則規矩準繩不可得而知也故必學焉夫運用之妙存於一心在我自得不可恃他人也故必悟焉

韓學孟歐學韓終不見其蹊徑張無垢所謂欛柄入手開導之際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是可以悟作文之法夫孟韓歐蘇之所同者在其法度結構爾不可求同於字句之末矣荀子曰禹行而舜趨子張氏之賤儒也由是言之豈惟文而已哉

觀文辭者顧其運用如何而已古今雅俗皆自此而判也猶良匠製器衆材一經其手精巧可喜如夫拙者雖有美材適足以傷之耳故其妙用不在其材而在其

手不在其手而在其心靈丹一粒點鐵成金運用之妙存於一心豈惟道家與兵家之謂哉

客問曰經左國史漢皆古文也篇章之間固非無法然豈一一合後人所說哉作古文者不必拘法可余曰否子欲知議論文法且試讀孟子莊子欲知叙事之法且試讀左傳史記反覆以索其結構之法久之自了然矣不必須多辨也今夫世人孰不讀孟莊左史但粗心讀過生吞活剝不知其法之所在耳且夫韓柳歐蘇八家之文已爲千載之宗師後之學文者不得不依其法猶作詩者不得不依沈約之韻也李笠翁曰未有沈休文詩韻以前大同小異或可叶入詩中既有此書卽三百篇之風人復作亦當俯就範圍李白仙杜甫詩聖其才豈出沈約下未聞以才思縱橫而躍出韻外況其他乎設有一詩於此言言中的字字驚人而以東冬江陽並叶互施吾知司選者必加擯黜豈有以才高句美而破格收之者乎合譜合韻方可言才否則八斗難克升合五車不敵片紙雖多雖富亦奚以爲余謂

學文者先學字法句法章法篇法猶學詩者先學平仄排比句法韻脚也余幼少好文不知篇法信手漫寫觀於他人之所作亦猶是也因謂文章如是易爲耳後反覆讀孟荀莊騷及唐宋明諸家之文稍稍知篇法之所在愈久愈明始知篇法嚴然不可胡亂下筆也今夫連篇累牘師心妄作以誇多我恐不免識者之旁觀匿笑也

明淸人作時文有定法所謂一冒一腰六腹一尾等之類是也其法本亦自古文出也然不與古文同譬猶古詩之與近體也古詩無定法而恰有法然非如近體之平仄一定配比切對句必五七字韻必限一韻嚴然不可移易也古文無定法只是言語之次第承接得宜者是耳或譬喩或波瀾首尾結構各相喚應而氣脉流貫句句欲活乃成言語乃是好文章也若承接無法則支離決裂如口吃者之語豈成文辭哉

世儒論詩文輙以世代爲高下是耳食之言耳詩文之佳惡在人而不在世在詩

文而不在人惟具明眼而能公判者可與論詩文矣柳子厚論韓文曰退之所敬司馬遷楊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楊雄遠甚雄文遣言措意頗短局滯澁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楊升菴曰歐陽公蘇東坡之文皆前無古人矣至老泉之文若求其侶在孟荀之間史漢之上方正學詩曰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崑崙派却笑黃河是濁流如三子者可謂具正法眼矣明都元敬鐵網珊瑚曰今人收畫多貴古而賤今且如山水花鳥宋之數人超越往昔但取其神妙勿論其世代可也余謂書畫詩文皆不拘世代可余常持左氏不及司馬之說其略曰人皆知班之不及馬而不知左氏亦不及司馬也子長之文猶文人高士爲水墨山水略有筆墨而妙處在筆墨之外左氏猶畫匠之着色山水固守規矩而不敢胡亂下一筆也然求其神采秀發氣韻流動不可多得也左氏一部自首至尾唯是一法少變化至史記則縱横變幻使人把

捉不得所謂神明於法者
左氏之不及司馬猶列子之不及莊子也朱子曰孟子莊子文氣俱好列子便有
迂僻處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奇峻胡元瑞筆叢曰大抵列之文法莊之文奇列
猶丘明莊猶司馬列規矩馴而易入莊崖岸峻而難攀兩段議論皆所謂眼透紙
背者
前人不必勝後人如列子之不及莊子左氏之不及司馬苑曄之不及陳壽晉書
之不及五代史諸皆是也豈得拘世代哉
修史者知記歷代事實及文物制度而不知模寫其人之氣象好尚文章言語之
各殊則不足以爲史矣故修史之難在不失其時世之本色使千載之下讀者如
身在其時親見其事也司馬子長作史記自黃帝迄漢武上下三千餘年論著纔
五十萬言而三代之時自是三代之時春秋戰國之時自是春秋戰國之時下至
秦漢之際又自是別樣時人之氣象好尚各自不同使讀者想見其時風人品是

所以為良史也今倘有人編修我國史亦宜效之至如言語文章則勢不可得寫其本色焉然亦求隨其時世而少存其風趣可也然此等妙筆從何處得來亦恐是可言而不可行者

古書無謂我為身者蓋漢末俗語始有之也三國志張飛曰身是張翼德是可以見其時世之語氣矣五代史王彥章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之類亦可想見其人之氣象矣陳歐之所以為良史也

觀文辭者先須察其結構大勢如何此果佳有小瑕累未足為病也柳子厚云古今號文章為難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類之不除也得之為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賾雖有蕪敗則為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寶哉善哉子厚之論文也今人以其井蛙之見妄評品文章偶見小疵譁言攻之并其全體之美棄擲不顧剟其指以為疵者未必然耶且其所自作果無一疵可指乎排人售己薄俗誠可歎朱子嘗與門人同觀東坡之

文門人指摘其瑕朱子曰渠文大勢佳雖有小瑕不妨其佳可謂公判矣
凡觀人詩文者虛心平氣反覆數過而後須思我作之果能勝之否果能及之否抑不可及否然後論其佳否庶幾不謬今人率以愛憎之口妄加譏評於人文否則矮人觀場從人啼笑耳

論文不問其美惡惟簡短而後可則濡墨吮筆可一朝駕歐蘇之上惟繁長而後可則綴字滿紙皆可壓倒孟韓視字之多少以爲文之高下則三歲童子皆可以論定古今文章矣楊升菴曰繁非也簡非也不繁不簡亦非也難非也易非也不難不易亦非也繁有美惡簡有美惡難有美惡易有美惡惟求其美而已知言哉大概西土人性通達寛厚喜同惡異之弊少故互美其長而棄其短本土人性苛塞狹陰動輙異動相軋務護已短好毀人長一切莫不皆然猜忌妬娟雖出於沈溺名利之深然亦其資性然也好艱澁之文者笑平易之文喜平易之文者譏艱澁之文不知其各有美也人情僻於好惡不止詩文試思之天地之間日月山川

草木禽獸賦形不同千品萬殊而各有其用各有其美是天地之所以爲大也若以日毀月以山譏川以草木詘禽獸則幾何不爲天地笑

王武子云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此言極佳先有意趣而後下筆所謂文生於情也是人人靡不知焉隨筆而意生隨意而筆轉一轉更妙於一轉所謂情生於文也斯謂之妙境然能解此者鮮矣

言語妙處可意會而不可言傳也故古今人論文談詩其所說着者纔其皮膚耳至其妙處則言語不可以狀焉但才人獨能意會之而已故才人之言儘有味焉若夫慣慣者之言愈多愈可厭

諸家傳註爲經史子集之累者不少矣蓋著作之與考據家肝膈意見絕不相同訓詁人往往好牽強附會斷章別句遂使精意妙義索然嚼蠟無味其爲累豈淺淺哉

造語雅馴一氣流貫縱橫馳騁不失法度乃稱作手造語雖巧然氣脉不貫則是

剪綵之花終無生氣矣縱橫馳騁無規矩法度則是風顛漢之絮語豈成言語哉柳子厚評韓文曰世之摸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是子厚譏世之辭勝而氣弱者也

叙事之奇古者莫如檀弓穆天子傳焉漢武飛燕內外傳亦野史之古者文家不容不讀

邦人論文者大抵知字法與句法而已未嘗知有篇法也論文及篇法者獨太宰德夫而已然擇而不精語而不詳故其所作亦多失於此豈不惜哉

或曰所謂抑揚頓挫非文法也西土及第場屋朗誦試卷之音節耳余笑曰音節固有抑揚頓挫而文法亦有之今試讀孟韓諸家之文其抑揚頓挫之法可一一指示是何關音節哉如子之言所謂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藝苑名言曰唐人拗體律詩有二種其一單句拗第幾字則偶句亦拗第幾字抑揚抗墜讀之如一片宮商是所謂音節之抑揚也清儲欣評韓文公答呂醫山人書曰抑極忽揚抑處

盡揚處倍有聲光氣燄得司馬子長之神是所謂文法之抑揚也何關音節哉

鹽鐵論經世實用之書儒者固不可不讀而其文辭亦漢文之傑然者

陸宣公奏議其經世之略與賈太傅伯仲可謂眞才實學矣而其文辭典質温雅雖不免駢儷之體然亦唐文之傑出者

柳子厚狀段太尉逸事咄咄如生與馬遷相上下而其作南霽雲廟碑皆駢儷之語蓋柳文佳者絕佳而不免駁雜固不如韓文之篇篇皆高古絕妙也

李翺字習之韓門之高足也樂善好士見人有一善一能稱譽振拔必達而後止自謂引薦賢俊如朝饑求飧如久曠思通如見天麗而不得親其爲人可知也當時韓文公亦愛好士然習之以爲未足貽書切切刺譏習之文逼似昌黎其拜禹言曰惟天地之無究兮哀生人之常勤往者吾弗及兮來者吾弗聞已而已而讀之亦可以想見其賢矣

唐孫樵作文高潔如刻武侯碑陰簡明雅健頓挫入妙其與友論文書及與王霖

秀才書自述淵源謂得作文之眞訣蓋非虛妄也著孫氏西齋錄論篇年史法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黜功循愛讖失教也李勣立皇后武氏者何忘諫賛匿懲癈命也之類數條盖朱子綱目之權輿也孫樵自鈔其文三十五篇編成十卷又自序之在唐中和四年

歐陽公五代史伶官傳尤妙與馬遷相上下范曄陳壽皆不能及也

王荊公作文繁簡皆妙如上仁宗萬言書最繁而最美者如讀柳宗元傳讀孟嘗君傳至簡而至美者

韓文公之學孟子蘇長公之學莊子毫無摸擬剽竊之痕居然有閉門造車開門合轍之妙

明焦竑焦氏筆乘云近世談文率宗史記然子長精神結構茫然未解第襲其語耳此史公之盜臣也讀荊公短文數首直可與其論賛相頡頏讀刺客傳伍子胥廟銘觀其筆力曲折眞脱胎換骨手也余謂明人所謂古文皆第剽竊古語耳至

其法度神妙則未嘗夢見弱侯之言確哉
古往今來天地之間事物之盡善盡美者蓋少矣雖聖人猶未免焉如湯之有慙德武之未盡善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是也如韓文公之文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矣然其文亦未免瑕類如送孟東野序戶絃家誦者而人或譏其臧孫辰荀卿與孟子並稱然是猶可余按此篇首句曰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若夫孔孟謂之不平鳴可也如皐陶禹夔伊尹周公皆身在順境其道之行毫無遺憾豈可謂之不平哉洪景盧容齋隨筆亦詳辨之今不煩舉王羲之書家之龍鳳也楊升菴丹鉛總錄云王右軍書帖多悞字皆玉瑕錦類不可効尤由是視之文如退之書如羲之皆未免疵病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日月之明有時而蝕奚足傷其大且明哉
戰國策杜赫曰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文奇甚惟坡翁獨得此妙

其禮以養人爲本論曰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於人情之外則亦未始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爲定論則塗之人皆可以爲禮又王者不治夷狄論曰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又淸風閣記曰所謂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謂閣者汝之所以寄所寄也之類甚多坡翁之文自莊子國策轉化來雄辯痛快奇奇怪怪無復滯碍

王弇州云讀子瞻文見才矣然似不讀書者余謂是乃子瞻之所以妙於文也子瞻豈盜竊古語者哉不止子瞻韓歐亦然不止韓歐孟荀莊列一切古文皆然凡爲文多援典古多用古語皆未至者也借喪馬誇富者可愧之甚柳子厚與楊誨之書曰足下所爲書言文章極正辭奧雅但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遺是則大善矣視子厚之言乃知元美之慣慣也

大家之詩文別有一種雄豪之氣自不與小家面目同也世有詩文精巧足以名家而終不可列大家品目者是其才力有限非一時勉強可能及也是在其詩文

之氣力而不在著作之多少也故名家百篇不能敵大家之一文一詩是可與知者道也或以著作之多少分大家小家果然則小兒之學語數百篇皆可以壓倒古人大家矣豈可哉

元許衡劉因以道學名皆博學能文其他有文名者元好問趙孟頫吳澄姚燧馬祖常范德機楊仲弘虞集揭傒斯張兩楊廉夫姚樞黃溍柳貫吳淶危素十數人或文或詩要可比宋之小家數至明文運又旺名家不啻千百然亦皆不能髣髴宋人獨王陽明可與宋大家比肩而立矣

明文之佳者莫如王陽明焉遣言措意縱橫開闔靡不如意方正學徐文長亦恢恢乎疾馳矣簡潔雅馴莫如劉青田富贍雄偉莫如宋景濂王弇州藝苑卮言曰宋景濂如酒池肉林直是豐饒而寡芍藥之和方希直如奔流滔滔一瀉千里而瀠洄滉瀁之狀頗少可謂具論矣

從前論明文者未嘗及王陽明余讀陽明文錄縱橫俊偉出入高下靡不如意古

人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痒處搔余於王文亦云嘗聞木順菴先生甚好韓文後又喜陽明平居不釋手偃武以來詩貴盛唐先生爲矯矢夫先生學德純厚不以詩文顯然可謂慧眼如炬矣

朱文公之文白香山之詩皆不依倣古人獨別創一體讀之似平穩而實甚奇俱可見其膽識之大楊升菴曰剖析性理之精微則日精月明究詰邪說之隱遯則神搜霆擊其感激忠義發明離騷則苦雨凄風之變態其泛應人事游戲翰墨則行雲流水之自然其紫陽之文乎是善論朱子之文者

余在昌平學舍閱寫本呂東萊先生左氏博議比之舶來印本及本邦翻刻諸本其文繁長篇數亦多印本蓋後人厭其繁蕪而删之者意王弇州之徒爲之歟然未能考也讀博議亦知東萊學殖之富才力之雄林下偶譚云東萊早年文章在詞科中最號傑然者然藻績排比之態要亦消磨未盡中年方就平實惜其不多作而遂無年耳

一日書賈携陳龍川文集來示余求價甚高余貧不能償乃借得一月讀之議論恢奇如其爲人至如武庚祿父殷之孝子管叔蔡叔殷之忠臣之論怪奇驚人然亦原於坡翁武王論龍川名亮字同甫朱文公之友也往復論學見文集其學雖詭要亦一世豪傑也方正學謂使孝宗用龍川足何恢復中原可謂公論確言矣及龍川沒朱子題其墓曰龍川陳先生之墓亦可見其始終友誼相全矣陸象山余讀其語錄未見其文集也東萊屢稱其文象山少朱子殆二十歲而朱子敬重之象山嘗講君子小人喩義利之章朱子執經下座聽之鵞湖之會象山作詩語侵朱子次韻之詩益溫厚和敬盛德之氣象藹然可掬焉學朱子者不可不知也近世偏固怪僻妄自尊大毫髮不與已合者輙與之絕交而託名於道學吁是其爲道學可知也已

宋吳氏林下偶譚曰歐公凡遇後進投卷可采者悉錄之爲一冊名曰文林公爲一世文宗於後進片言隻字乃珍重如此今人可以鑒矣余謂是卽公之所以爲

文宗也嘗讀公與劉原父書曰得介甫新詩數十篇皆奇絕喜此道不寂莫以相告又答梅聖俞書曰讀蘇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嘗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可喜可喜公喜人之善成人之美如此蓋以其天分甚高耳明胡宗憲示茅坤以白鹿表茅坤咤曰是非吾荊州不能作也唐荊州蓋其師也既而知徐文長所作乃曰惜末弱耳是其妬娟之情不能自掩也大抵明儒相忌相排不翅一茅坤也視於歐公可以見人品薰蕕之別矣余讀茅氏文集不得一佳作蓋不足爲文長之奴宜乎其不堪猜忌也古人曰毀生於嫉嫉生於不勝信哉言也

徐文長善書所著玄鈔類摘纂古今書法頗精博又能畫嘗自次第其所能曰書一詩二文三書四以余觀之其詩非無奇句妙語然近詭僻不如文之恢奇精妙也袁中郎評文長之詩爲有明一人恐僻其所好耳

明李于鱗王元美剽竊古語以爲合文不知文之古今在結構而不在字句之末也結構合古法雖用俗語不害爲古且夫古文之美者莫如孟子莊子左氏公穀

國語國策史記果剽竊詩書耶其引詩書必曰詩云云書云至自撰之語未嘗攘詩書一語是韓文公之所以去陳言也物茂卿云退之去陳言而古則荒矣吁陳言腐語可以爲古哉不思之甚如于鱗比玉集序讀之似謎語誠俳優之語哉何李李王之詩文譬猶劇場中正末淨丑戯子之語言擬模文飾太過强笑强哭毫無神氣故乍讀之可喜再讀之使人羞赧

王弇州喜于鱗之文晩年稍悟其非遽慕東坡然不及矣觀弇州續稿可以見焉明文人歸震川唐荊川之輩與于鱗元美互相排笑獨元美晩年稍悟其非弇州續稿與徐宗伯書曰弟數年甚推轂韓歐諸賢以爲大雅之文故嘗於熈甫不薄第無由相聞耳可見悔悟也第于鱗讀書不博且早逝未及悟耳歸有光字熈甫震川其號與荊川皆宗歐蘇然氣弱不振盖亦非善學者也

在漢文好剽竊他書者淮南鴻烈是也明人所謂古文辭之祖也王元美作序極稱揚之然其書元非出於劉安一手故頗冗複割裂不足以爲法也余幼時再三

讀之後稍覺可厭以其無生氣也

蘇老泉曰今夫繡繪錦穀衣服之窮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錯而紉之以爲服則綈繒之不若李王物服所謂古文辭者無乃類此乎

善文不必博學博學不必善文古人曰好箇歐九可惜不讀書而歐文之妙與日月爭光是善文不必博學也宋劉原父明楊升菴其學該博古今少比而文章並皆不絕佳是博學不必善文也若我先輩鳩巢之學不如東涯之博東涯之文不如鳩巢之佳則文章豈以才識爲先歟

袁中郎作山水遊記甚輕妙讀之使人想見其景勝飄然在其地矣至於議論非其所長也

清人之文能入細而不能爲大秦漢古文大抵麁枝大葉之文氣骨雄壯豪邁不覊所以爲高也清人之文唯於枝葉上粉澤是所以不及也

偃武以來諸儒輩出然風氣未開讀書率生呑活剝未能詳解文理享保年間物

徂徠出才氣超始悟西土之文理自以爲獨得之祕於是蔑視先儒傲睨海內造爲新說名曰古學高言虛喝風靡一世當時諸儒不心服者欲與之抗辯而才力不足徒憤惋而已可勝歎哉

物服二子之文謬誤不少矣然有子之才學者求之今日未易得也浮薄之徒攻排詆訶不遺餘力甚者竄改其文以求勝焉然視其所作不足爲二子之奴豈能駕而上之哉

茂卿篤信李王終身不疑然其才實出李王之上茂卿之文氣骨矯矯筆力俊利

李王迂僻不快利清人斥李王之詩文爲僞體太宰德夫縣次公皆茂卿之徒也

譏李王之文爲俳體皆確論不誣也噫李王捨作詩文而取笑於天下後世悲夫

伊藤東涯謂徂徠之文譬猶着鬼瞼恐嚇嬰兒是尤善狀其文也

徂徠之才豪蕩不羈子遷之才輕妙俊利但恨過信李王誤用其才

偉武以來物服之外能文者莫如室鳩巢藤東野焉善詩者莫如新井白石梁蛻

巖焉東野名煥圖字東壁學于徂徠年三十七沒有遺稿三卷鍛錬未精然文有氣力有光燄可見其才之高矣天若假以年則非物服諸子之所及也蜺巖名邦美字景鸞初學宋詩歐蘇范陸無所不讀又喜徐文長袁中郎晩年一宗李杜其詩縱橫肆雎靡所不有雖頗多瑕纇然要之非當時諸家之所及也備前湯元禎文會雜記曰蜺巖與東野未嘗相知而彼此慕其才東野嘗仕某侯無幾致仕蜺巖與其友謀欲薦東野於水府使爲史館修撰乃始相見於東都吳服街有唱和之詩後十餘日東野卒蜺巖歎惜不已云夫二子學術文詩趨向不同然相知至深不與世儒以井蛙之見而黨同伐異者同也

新井白石經世之才可比賈太傅陸宣公如詩文特其餘事耳著述贍富皆俚言國字而識見超卓考據精博其豪邁英特蓋千古一人耳豈可與世之齷齪腐儒同年而談焉哉

西土舶商來長崎者動輙欺瞞邦人程赤城亦舶商也長崎譯官問赤城曰貴國

近日有何奇物赤城妄言曰有橄欖鳥形狀大小皆似橄欖因以得名譯人吒以爲奇因屢託赤城舶載來赤城笑曰聊相戲耳先是林珍何倩顧長卿共來長崎時有大高坂芝山者質以文章皆曰子之文韓柳不能過焉是其爲侮弄也明矣大抵渠黠者蔑視我以爲不學無知因侮弄以供笑資邦人不察扣以詩文奉其言以爲金科玉條豈不謬哉近舶商某生亦頗黠者也極口譏物服諸子之詩其言妄誕無據其所作亦拙劣不足爲物服之奴也邦人之寡陋者妄信之以爲是西土人之言必有據矣是弗察之甚者夫唐宋元明名家論文猶未免有差謬明桑悅祝允明論文皆肆口横議歴詆韓歐不遺餘力聞者但嗤其妄而已況舶商海賈豈可信焉哉柳柳州荅杜温夫書曰足下用助字不當律令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足下則一之宜四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愼思之則一益也西土書生猶且陋劣如此況商賈哉

明人務求勝宋人然其學術文章曾不能髣髴宋人大抵宋人能自爲一家不肯

蹈襲前人明人好剽竊古人是其膽識已迥然不同也淸人長於考據指摘前人之謬誤旁引博證往往中其肯綮然短於著作其不及明人猶明之於宋也

文欲雅健而艶曲此用工夫在字法與句法又欲氣脉流貫而變化曲折不支離旁斥此用工夫在章法與篇法作句大抵欲曲而不欲直省而不欲增曲則有味省則不弱作篇欲前面伏後面前段生後段枝節相生則自然活潑不死矣鍊字鍊句易着工夫而篇章之際尤難爲巧至於變化縱横出奇無究則是出於天資妙才非工夫所能及也

# 松陰快談卷之三

伊豫　長野確孟確著

宋吳可有藏海詩話曰和平常韻要奇特押之則不與衆人同如險韻當要穩順押之方妙余謂押韻之文讀之如無韻者方妙至如古賦五七言古詩歌行尤不可有押韻之痕如東坡赤壁賦縱横馳騁議論排奡如讀散文不爲韻字窘束是所以雄才驚人也李杜韓白之古詩皆展拓開張一氣如話其用韻毫無痕跡是所以爲大家而不可及也

余久疑沈約平上去入四聲不與宮商角徵羽五音合一日讀米元章書史曰沈隱侯只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爲二以欺後學幾于千年無人辨正愚陋之人從而祖述作字母謹守前說陸德明亦吳音傳其祖說故以東冬爲異中鍾爲別以象爲奬以上爲賞因其吳音以聾後學莫之能正余於是以五方立五

行求五音乃得一聲於孟仲季位因金寄土了然明白字字調聲五音皆具削去平上去入之號表以宮商角徵羽之名有聲無形互相假借千載之後疑誤判淸大初漏露神姦鬼祕無所逃形若云大宋五音正韻余讀之多年之疑渙然氷釋然古人定制後人明知其非而勢不可改者亦不少豈特音韻而已哉但今人據四聲以紛紛爭音韻之是非者豈不太陋哉

杜少陵詩甚巧蓋由苦吟得之觀太白飯顆山頭之詩可以見焉太白天才所謂以不用意得之者賈浪仙云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孟東野云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如孟浩然眉毫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走入醋甕薛道衡搆思聞人聲則怒陳後山有詩思急歸擁被臥而思之呻吟如病者家人爲之逐去猫犬嬰兒皆寄別家可謂苦心篤好矣古人有句云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無已蓋少陵之流少游蓋青蓮之流

王弇州曰太白不成語者少老杜不成語者多凡看二公詩不必病其累句不必

曲爲之護正使瑕瑜不掩亦是大家此論甚佳余謂李杜二公詩固未免瑕纇然天下萬世作詩者無能出於二公之上者是所以爲詩聖也世之陋儒局量執拗見人之小疵乃擧其全體而不之信或說其所尊信之一謬誤則憤怒見於色甚至與其人絕交是其不曉事可笑之甚有客謂余曰李杜詩聖也豈有紕繆哉余笑曰是不必待多言子曾看中庸乎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朱子解之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夫天地且不免有過況眇小之軀生於其間者哉子之信李杜過於信天地者不亦甚乎其人笑而去

唐詩有唐詩之妙宋詩有宋詩之妙而唐宋諸家各有悟入自得處都不一般如韓柳歐蘇王曾之文歐吳顏柳蔡米蘇黃之書莫不皆然也學之亦各學其所好可其所好者便其性情之所近也譬諸飲食各有所嗜以我炙而笑人膾不已駭乎

余於詩無所偏好唐宋元明諸家之詩或雄渾或飄逸或巧緻或淸麗凡足以悅

吾心者無所不愛於時人之詩亦然不問其風調之異同佳者取之但生硬拙俗諷詠無韻致者雖曰名人之所作我則不取也譬猶肉灸魚膾凡味於我口者無所不嗜而獨糟糠則非所嗜也

詩貴新奇非詭怪隱僻之謂也眼前景物平常情事而人未經道者我能道破之又務使詞理燎然不煩思繹乃稱作手若舍現在常近而必求之千里之外探之古塚秘笈之中造語詭怪不解為何等語博則博矣其去詩也遠矣

白香山詩云匹如身後有何事應向人間無所求匹如人多不解其義東涯以為單匹之意其義始明蓋香山無子故云箇單匹之身於世無所求然又視人生匹似風中花之句則當為如似之義匹如匹似應無異義豈隨其所用而義變耶

王漁洋香祖筆記曰從來學杜者無如山谷山谷語必己出不屑禅販杜語後山簡齋之屬都未夢見況其下者乎余竊謂山谷好用僻典博則博矣未必善學杜者子美五七言古詩惟韓文公善學之至於五七律未知屬誰也後人之詩不及

子美猶後人之文不及退之也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惟二公足以當之矣
讀書該博學問純正而其詩不能巧無風韻流動之趣者性情不足也纔讀數卷書作詩却有可觀故曰詩有別材非關書也然非已有性情而又能讀破萬卷者則終不能爲大家矣

東坡之詩妙絶千古如泛潁詩云畫船俯明鏡笑問汝爲誰忽然生鱗甲亂我須與眉散爲百東坡頃刻復在茲之類理致新奇言語形容之妙匪夷所思誰道坡詩不及其文也

朱子曰秦少游詩甚巧張文潛詩只一筆寫去重意重字皆不問然好處亦是絶好余因謂二子皆蘇門之高足而朱子評之甚公確非如後人之滿口皆出於私意也

文潛文甚淳厚坡公云汪洋淡泊甚似子由文潛學坡公氣力稍弱自然似子由

作詩者第一性情第二學問溫柔敦厚詩之敎也須子細玩味此四字所謂性情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IBRARY

不出於此矣而讀書益博則運用益妙故曰第二學問也或作詩不能巧乃自諉曰我所作儒者之詩也不必求巧於風花雪月之閑言語是强詞以掩拙耳夫三百篇之風人多賢人君子而詞皆原於性情風韻流動使讀者一唱三歎未聞別有生硬不韻之詩名爲儒者之作也古之名人如蘇老泉曾子固不必作詩其所存纔一二見而已豈非其所長耶有才識之人善藏拙如此後人之所當法焉世間一種粗拙浮噪之人動輙杜撰亂道不知羞愧好妄罵人不知他人皆勝已也可醜之甚

全篇氣脉流貫而句中有一兩字未瑩是所謂有形病也改挽一兩字則爲佳作矣字句有可觀而今首氣脉不貫其病混然不可指摘是所謂無形病也不改作則終不成言語

范石湖之詩少瑕纇陸放翁之詩多瑕纇然至其氣力變化石湖迥出放翁之下放翁之詩有放豪之氣焉南宋詩人蓋無出其右者近日詩流學放翁者不少然

有豪放之氣者我未之聞也

清詩人如吳梅村錢牧齋朱竹垞施愚山王院亭宋荔裳皆無愧於爲名家矣至於李漁袁枚則才學斯下矣然其論著間有可觀焉要之清人著作非其所長也考據之學如毛奇齡非無可取但短於著作故議論未痛快

袁子才隨園詩話其所喜祇是香奩竹枝亦可以見其人品矣子才意氣欲駕漁洋而上之然其才學不足望漁洋何能上之耶

古之大賢君子無不善詩者讀之可以想見其氣象矣明道先生有句曰莫辭盞酒十分醉只惜風花一片飛其胸襟洒落春風愷悌之氣象自流動於二句中矣詩賦吟詠豈非閑言語哉然君子不廢者以其忠厚惻怛溫柔和樂有一唱三歎之妙耳孔子採匹夫匹婦之辭與禮書春秋並列於六經豈無意耶

余深愛宗忠簡公華陰道中二絕云烟遮晃白初疑雪日映斕斑却是花馬渡急流行小崦柳絲如織映人家菅茅作屋幾家居雲碓風帘路不紆坡側杏花溪畔

柳分明摩詰輞川圖公之忠義照映千古固不可以詞人論也而其詞藻妙麗如此非尋常詩家所及也

先君子篤好儒學交友皆當時豪傑名士片山北海中井竹山尾藤二洲江村君錫葛子琴合麗王篠安道木孔恭諸老或以道德或以詩文郵筒往來加織背會諸名士於浪華蟹島大勝樓分韻賦詩金玉盈座盖亦一時盛事也

先君子好詩有遺稿三卷今謹錄數首秋口曰或遊山墅或郊坰復向江干杖暫停柿實垂垂秋水岸鷗翎拍拍夕陽汀樹間深住漁人舍橋畔斜横賈客舲安借晉時虎頭手目中風景入丹青送矢野敬士遊浪華曰海門遙惹夕陽流堪羨騷人千里遊白鳥双双飛送客青山點點出迎舟雲將片雨漸殘暑樹帶微風報早秋想得蒹葭洲上月勝情深倚讀書樓漫興曰官身却與隱倫同客少幽居酒亦空籬菊衰時多冷露庭柯疎處足淒風浮生萬事夢何妄苦思十年詩未工似助主人之歎息通霄喞喞月前虫題某處士幽居曰携酒何人最往還板橋斜架小

溪灣茅茨檐短宜邀月枳穀墻低好見山風裡落花新白髮雨餘荒蘚舊蒼顏住深无咎又无譽耕讀多年多少間寄江村君錫曰諸孫盡著老萊衣七十如君古亦稀吟袖受風花徑步醉筇支月草堂歸重重雲樹望方遠渺渺煙波夢不違好寄相思千里信一行斜雁暮天飛寄賴千秋曰帳前一別幾年華因聽幣招君挈家載酒曾尋江上月寄書今問府中花異途官守情無隔駕海賈帆望不遐藉藉名聲新教授雄藩富庶竟何如秋懷曰城頭雨霽夕陽通寂寂平郊望不窮斷續砧聲催落葉高低鴈影過寒空朱絃曲舊知音外白璧光飛按劍中采玉當年裁賦後人間百感動秋風

先君子刻意杜少陵當時交遊中井竹山江村君錫諸老皆謂逼似杜樊川蓋善學少陵者莫如樊川二老意豈在此乎確不肖之所不敢論也

吾鄉有宇南海先生者爲人溫厚瀟雅毫無鄙吝之氣作詩清麗先君命確受句讀於先生時確年六七歲先生憐確幼好讀書教誨愛撫靡所不至確當時雖不

能悉解其言然知其爲君子人也先生姓宇田川諱龍字子雲南海其號又稱養軒家世業醫沒無嗣鄉人至今傳誦其詩

余與亡友服維彰同遊不忍池時方晚夏余得一絕句尖蒲獵獵雜圓荷紅綠蜻蜓各自過吹面凉颸無定度一番少少一番多維彰亦有詩惜不記得距今十七年恍如昨日不勝今昔之感

王阮亭袁子才論詩各有得失近日詩流喜子才者罵阮亭學阮亭排子才所謂以宮笑角以白詆青不亦固乎然阮亭之才學非子才之所企及也則我不得不左袒阮亭也

客問余曰子學詩唐耶宋耶曰我不必唐不必宋又不必不唐宋可見不必二字是我宗旨也東坡云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可謂知言矣竊視世之詩流不問詩之巧拙黨同伐異忿爭如狂是雖狹見使然不亦已陜乎有人極口罵白石南郭以爲僞詩余請觀其詩余請立意陳腐但多用生字以掩其拙余因謂曰白石南郭

誠作僞詩吾子誠作眞詩然吾子之詩譬眞瓦也二子之詩譬僞玉也眞瓦之價逈在僞玉之下王弇州藝苑卮言曰潮陽蘇福八歲賦初月詩氣朔盈虛又一初嫦娥底事半分無却於無處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極圖惜哉十四而夭此詩載隨園詩話爲蘇神童之作余因疑子才未讀藝苑卮言也宋曹希蘊新月詩曰禁皷纔聞第一敲忽見新月挂林梢誰家寶鏡新藏匣蓋小參差掩不交謝疊山蠶婦吟曰子規啼徹四更時起視蠶多怕葉稀不信樓頭楊柳月玉人歌舞不曾歸皆載隨園詩話一以爲蘇神童一以爲無名氏盡失考耳

袁子才論詩不貴用典可謂確言矣一涉塡砌則乏風韻流動之趣愈多愈可厭且夫國風雅頌何曾有典來直敘性情而其芬芳悱惻之懷婉麗温雅之辭使讀者一唱三歎是祇由其性之厚與造語之妙耳好用典者欲以是誇博則可非知詩者也

古人有點鐵成金之說鐵豈可成金哉蓋自有妙解譬猶造器有鐵之雅觀反勝

金者倘使拙者用金則變爲鐵矣有一少年作詩誤聽詩貴新奇之說一日聞不借之爲草鞋軍持之爲淨瓶以爲得佳對已而聞夫須之爲笠乃大喜他日以不借夫須爲對作句以示余余曰洵切對也但恨不佳魏了翁句云一双不借挂木抄半破夫須衝曉行寫得旅況甚佳古人胸中多畜字以竢宜用之時若無宜用之時則終身不之用也恐其金變爲鐵也今人偶得未見字不問其當否牽强用之以誇新奇不知詩文之新奇在意而不在字也方孝孺論文曰不奇其辭而奇其意洵知言哉今夫黃金紫氣白雪陽春其爲字可謂陳腐矣然才人用之化腐爲新猶良工用朽材作奇器一經其手則更覺嶄新之妙使拙者造器授以金銀珠玉之材及其成器觀者皆惜傷其美材耳且夫文字本有定數無新陳之別惟世之罕道者似新故如不借夫須之類視以爲生字而人人用作句則其爲陳腐不亦大乎是皆不求新奇於意而求之於字面之過也今試擧清人絕句一二李薖過癡園云誰家亭院自成春窓有莓苔案有塵偏是關心鄰舍犬隔墻猶吠折

花人林章送人詩云不待東風不待潮渡江十里九停橈不知今夜秦淮水送到揚州第幾橋高士某中秋對月云隔籬呼酒來烹芋又恐鄰家索酒錢不若與妻商確定開門推出月還天是等詩何曾有生字來而意新語妙使人眉開目朗故善爲新奇者取之方寸不求之千里之外取之不禁用之不竭千古萬古日月常新者惟我心之謂乎

朱子曰歐公最喜一人送別詩兩句云曉日都門道微涼草樹秋又喜王建曲徑通幽處禪房深木深歐公自言平生要道此語不得今人都不識這意思只要嵌事使難字便云好由是言之不惟作者難得卽求解者亦不易得也

宋嚴羽滄浪詩話曰學詩有三節其初不識好惡連篇累牘肆筆而成既識羞愧始生畏縮成之極難及其透徹則七縱八橫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明都穆南濠詩話曰世人作詩以敏捷爲奇以連篇累冊爲富非知詩者也李東陽麓堂詩話曰古歌辭貴簡遠大風歌止三句予甞題柯敬仲墨竹曰莫將畫竹論難易剛道

繁難簡更難君看蕭蕭秖數葉滿堂風雨不勝寒畫法與詩法通者蓋此類也王世懋藝圃擷餘曰詩必自運而後可以辨體詩必成家而後可以言格故予謂今之作者但須眞才實學本性求情且莫理論格調此數段議論皆與余意合故鈔出

才短學貧纔局於近體短章而不能縱橫馳騁展拓開張是襪線之材不足成百尺之錦也又一種有構思不能入細粗心妄作連篇累牘嵌事徵典毫無自運之妙銖積寸累無段落過接之法以敏捷掩博自喜者是不知萬斛之砂不如一零之金也此尤可愧余作八十韻百韻之詩前後數十首其段落過接之際未慊於心者多已付之炎火鷄肋之情今秖存數首

人各有長亦不能無短或能文而不能詩能詩而不能文以杜韓之雄才而作小詩未必皆巧矣王孟之流才思精妙而而長篇大作非其所長也以一人之身兼衆美而有之者惟宋蘇子瞻一人而已然人苟有一長足以自託何必兼有哉

服南郭墨水絶句膾炙人口余嘗遊墨水得一絶句曰紛紛輕薄侮先師筆下何曾有一奇兩岸秋風墨水晩至今人誦郭翁詩

學明七子而極拙極劣妄竊詩名者龍草廬之類是也學宋詩而不解宋詩多用生字以掩其拙者僧六如之徒是也故曰非眞才實學本性求情者則未可與言詩也

石川翁丈山初名重之後改凹號凹凸窩又號頑仙子參州人也仕神君為近侍浪華之役先登犯法由是忤旨奪祿後仕淺野氏又去遊京師不復仕薙髪自號丈山居士幼少好學師事惺窩先生與羅山杏菴二先生友善為人豪邁能文隱居自適超然物外有林逋魏野之風　天皇聞其高風詔召之固辭弗出翁沒後　天子觀其琴書嗟歎久之世以為榮今錄其佳句一二曰間花惹游客脩竹鎖殘僧高樹秋容早密林霜氣遲露冷蛩聲細天暝螢影長至其道雷霆小蟬躁日月兩螢流可以見翁之氣象矣古之眞隱必豪傑有治亂之才足以馳逐於

世時人不能用乃發憤棄去不復反顧是必非囓齰子子者託名隱遁也說與時人休問我英雄回首即神仙信哉斯言也翁之故居在京城外東數里墳墓亦在焉余作詩七絕句吊之曰擬取閑身寄林下悉收豪氣入詩來掉頭不顧君王喚笑殺開元奪錦才其二曰山前古墓埋豪骨似聽軍中揮稍聲今日吊君君好笑紛紛來去腐儒生其三曰文章人品價難論我意於君無間言縱酌濁醪澆墓下休將醜句駭詩魂其四曰爭說新奇能作詩篇篇可厭竹枝辭唯今誰似吾翁句清過梅花些子兒其五曰唐宋明詩各叙情今人相訕太痴生九原誰又喚君起談笑一揮休忿爭其六曰城外寒村一徑開吟筇端的吊君來不須別捧香花去宜匝幽居唯種梅其七曰當日琴書幸無恙至今清氣逼人寒君王來覽頻嗟歎何羨幽居帝畫看

寶曆年中京師有賣茶翁者幼少薙髮師事獨湛禪師遂於佛理深惡近世釋氏毫無解悟妄自尊大於是一朝脫袈裟賣茶爲業乃姓高名遊外設席於花前水

次陳列茶具瀟洒可喜騷人墨客慕其風者爭投錢喫茶嘗自爲賛曰髭鬚照雪踈髮鬘鬆瘦杖扶老鶴氅蔽容具籃荷去獨歩洛東賣茶生計足養衰躬非儒非釋又非道一箇風顛瞑禿翁天正年中有津田宗及者少有隱操善茶儀豐太閤屢召見之宗及弗喜乃薦弟子千利休初利休賣藥爲生及見太閤寵遇日隆竟爲茶儀之祖諸公皆慕其名爭聘召之士庶聞其風者以識面爲幸門如市堂如肆競持茶具請其鑒裁以定眞假方今五尺童子莫不知千利休者然視之宗及遊外則人品迥別也今世喜茶術者獨宗利休而不及二子何哉遊外之爲人類唐陸羽唐國史補曰竟陵僧有於水濱得嬰兒者育爲弟子稍長自筮得蹇之漸繇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姓陸名羽字鴻漸羽有文學多意思耻一物不盡其妙茶術尤著鞏縣陶者多爲甆偶人號陸鴻漸買數十茶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輙灌注之羽于江湖稱竟陵子于南越稱桑苧翁與顏魯公厚善及玄眞子張志和爲友羽少事竟陵禪師智積異日在他處聞禪師去世哭之甚哀乃

作詩寄情其略云不羨白玉盞不羨黄金罍亦不羨朝入省亦不羨暮入臺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見全唐詩話者與此少異

吹毛求疵學一而廢十是論人者之所當愼也評品文詩亦然孔子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善善之心長而惡惡之心短今人見人一非而棄其百善亦可見其不好善矣

袁中郎曰休取古人來比我同床各夢不相干此句甚有見解蓋古人自古人而我自我矣故似古人亦可不相似亦可我但學其法耳我得其法而作吾詩作吾文猶同床而各夢也奚必倣優孟之像孫叔敖哉

古詩工於用韻者莫如杜韓焉杜詩長篇或用一韻短篇却屢換韻千變萬化可以見其出入縱横之才矣六一居士詩話曰退之筆力無施不可予獨愛其工於用韻也蓋其得韻寛則波瀾横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

贈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兪論此以謂譬如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横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聖兪戲曰前史言退之爲人木强若寛韻可自足而輙傍出窄韻難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强而然哉坐客皆笑余謂歐公善論韓詩者聖兪之言雖出於一時之戲亦可以悟古詩用韻之法矣

余於律詩首學放翁後進而學少陵又退學坡翁嘗有間適一律曰清新未作一家風人道詩詞似放翁暫置文章論道德誰抛富貴付茶通棋逢强敵無奇勝藥待良醫有異功悟得前賢各成我精神全在不同中爲關詩論故錄

# 松陰快談卷之四

伊豫　長野確孟確著

書貴沈着痛快如古人評書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又曰快劍斫陣强弩射札皆狀其沈着痛快也

米海岳之書雄拔奇快而學之者有怒張放縱之病蘇文忠之書勁健豐妍而學之者有痴肥散慢之病趙子昂之書嫵媚綽約而學之者失重濁卑俗董玄宰之書古淡淸麗而學之者失枯瘦輕佻故非善學者皆未免有弊也

宋朱長文字伯原遊程子之門所著墨池編二十卷蒐羅歷代書論筆法甚精博

余嘗欲摘鈔其要而未能也

世間所有朱文公之書眞蹟墨本皆怒張痴肥形如斷木余閱停雲館法帖中有朱子尺牘曰熹僭易拜問德門慶聚恭惟均和多祉云云書體優美勁健因知嚮

所観都是贋蹟鄭子經衍極古學篇曰或曰朱元晦諸賢其簡筆乎曰道德之充乎中而溢于外也可謂知言矣

書字好用淡墨盖濃墨難用以其易滯筆耳都元敬鐵網珊瑚曰古人眞字隷篆皆用濃墨至行草之運筆處雖如絲髮其墨亦濃近世惟吳傳明深得古人筆法其他不然也由是視之明人多好用淡墨今用淡墨者反譏用濃墨者不亦左乎

草書有連綿遊絲之體固非妙手不能作也然余疑其俗後閲姜堯章續書譜曰自唐以前多是獨草不過兩字屬連數十字而不斷號曰連綿遊絲此雖出於唐人不足爲奇更成大病

書畫不論巧拙惟無俗氣乃可觀焉去俗莫如多讀書本邦近世學書畫而能讀書者盖少宜乎其不堪市俗之氣也

李青蓮之書見於星鳳樓法帖筆法頗似懷素狂草飄逸洵稱其詩與人也

懷素草書歌是懷素所自作特借太白之名耳如王逸少張伯英古來幾人浪得

名之句太白雖狂生豈爲此語哉陸放翁入蜀記云姑熟十詠及歸來矣乎笑矣乎僧伽歌懷素草書歌太白舊集本無之宋次道再編時貪多務得之過也宋黄伯思法帖刊誤曰一行之中洪纖頓異號子母體余閲墨帖古人多好作此如淳化帖隋僧智果書梁武帝評書字形大小殊不均至評皇象孔琳之皆小字忽楷忽草變化百端最覺其妙

歐陽公集古録評唐王喦書曰喦天寶時人字畫奇怪初無筆法而老逸不羈盖書流之狂士也文字之學傳自三代以來其體隨時變易轉相祖習遂以名家亦烏有定法耶後世言書者非羲献父子則皆不爲法然謂必爲法則初何所據所謂天下孰知其正法哉又跋献之帖曰所謂法帖者乃晉魏人施於家人朋友其逸筆餘興或妍或醜百態横生故後世得之以爲奇翫而想見其人也至于高文大策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疲力以學書爲事業是眞可笑也卓哉歐公之言也古人愛書畫盖以想見其人故不必論其巧拙但畫有匠氣而

書無士氣者斯不足觀耳

奧州多賀城碑紀四方行程里數也余觀其榻本楷法遒勁洵奇觀也碑立於天平寶字六年距今千有餘年不毀不磅豈所謂神物呵護以至今者耶

讚州豐田郡中姫村有一寺曰地藏院有釋空海書急就章一卷余與二三友同往訪院主請觀之運筆之妙蓋神品也卷尾署年月日及釋空海又數筆抹之字形畧可辨本文用墨太濃字勢翩翩如游龍驚蛇年月以下數十字墨淡字有俗韻無生氣比之本文不啻霄壤也本文爲唐人書無容疑者蓋空海平生臨摹者矣年月以下蓋後人僞作而不能髣髴本文因塗抹之使觀者難辨耳三四十年前院主苦其草書難讀使僧南谷楷字旁註所謂佛頭上爲罪過者使人惋怛

物徂徠善書尤巧草行但世間多贋蹟余得多觀其眞蹟運筆之妙品格之高偃武以來一人而已近日有書名者非所得而髣髴也

三宅石菴宮篙圃趙陶齋近日書家之巨擘也石菴名正名學顏魯公米海岳海

岳嘗以書學博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數人對曰蔡襄勤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問曰卿如何對曰臣書刷字余觀石菴之書亦是刷字可知其善學海岳也筠圃名奇字子常從學伊東涯書法宗松雪甚有風韻又善畫竹者爲世貴重陶齋名養學衡山松雪後宗蘇米其書圓美比二子更佳

東坡曰書之難易在工拙不在所書工拙之中又有格焉書雖工而格卑不害爲庸品余謂書畫之可貴在於品高矣品不高則愈巧而愈鄙但人品不高則書畫之品不高是不可力強而得也

近日公侯大夫富貴之家兢蓄書畫古器以相誇示大概其人不學無識已無賞鑒之才而又往々爲姦商狙儈所欺宜乎其多襲燕石也甚者李斯狗枷相如犢鼻之類耳徒可供一粲

近日世人收書畫者不解清賞之雅致惟論價之高低或恪不肯示人其鄙俗已如此其所收亦可從而知也米元章畫史曰書畫博易自是雅致今人收一物與

性命俱大可笑人生適目之事看久即厭時易新玩爾適其欲乃是達者
池無名字貸成號九霞山樵善畫山水筆法倣梅道人倪元鎭用筆簡遠風韻淸
高無一點市俗之氣蓋本邦一人耳余甞讀明顧元慶所著雲林遺事元鎭可謂
異人矣與貸成氣象亦相類貸成淸貧家惟四壁立元鎭頗有園林之樂
或曰貸成之畫今人倣之者不少矣而無能得其筆意者何哉曰貸成人品甚高
今學其畫者人品果如何彼其逸氣高簡豈尋常筆端所得而髣髴哉人品果不
讓貸成則雖不倣貸成亦必卓越尋常矣安在其摹倣哉
米元章畫史曰蘇軾子瞻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余問何不逐節分曰竹生時
何甞逐節生運思淸拔出於文同與可自謂與文拈一瓣香以墨深爲面淡爲背
自與可始也由是視之名賢之書畫別自有妙思非拘牽常見之所及也
西土人來長崎者伊孚九方西園沈南蘋數人皆有善畫之名孚九專寫山水西
園兼能山水花卉翎毛但水墨不設色獨南蘋好着色花卉鳥獸筆法精工細入

毛縷但恨帶匠氣有市俗之氣清王安節學畫淺說曰去俗無他法多讀書則書卷之氣上升市俗之氣下降矣張山來虞初新志曰明畫史有仇十洲者其初爲漆工兼爲人綵繪棟宇後徙而業畫工人物樓閣予獨嫌其略帶匠氣願不若戴文進爲佳耳沈南蘋之畫盖仇英之流也

本邦近日裝書畫用紙生硬多損古書畫米元章書史曰唐背右軍帖皆硾熟軟紙如綿乃不損古紙裝書之家宜倣之

印章之制盖防於周初也周禮掌節貨賄用璽節注璽節如今之印章清朱象賢所著印典八卷凡璽印淵源制度故事評論造作歌詠記叙莫不具備然其引證諸書頗涉詭僻引春秋運斗樞春秋合誠圖等之書以證黃帝堯舜之時已有璽章焉不知其書怪妄不足採證也如五帝時印章有無未可知也故余以見周禮斷爲璽印之原

印材有金玉銀銅象牙犀角寶石瑪瑙水晶石印磁印之類三代盖多用玉也及

至秦漢用金銀銅象牙犀角也寶石瑪瑙水晶石磁之類蓋防於六朝唐宋之際
古不以爲印也
古印皆白文耳六朝始作朱文蓋非古制也唐宋制度多尙纖巧大失古法其詳
見印典好古者不可不讀也
印典引梅菴雜志曰古來印章官爵而外止有名印卽表字亦不多見宋後取閑
雜字作印印於書幅之首爲之引首印極爲杜撰可笑又曰古印有半白半朱者
有一白一朱相間者又有一朱三白一白三朱者二朱相並二白相並者皆漢後
之制余謂私印不必秦漢也採用唐宋制度之淸雅者亦可
余讀明史至孫承宗傳曰承宗自請督師詔給關防敕書因疑關防之爲官物後
又讀續文獻通考曰萬歷二年鑄給監督徐州淮安臨淸德州天津衞關防因知
關防之爲官印今人謂引朱印爲關防不知何所據也
我邦硯材無佳者長州赤間關所出從前貴重之石質堅緻古者色純紫可愛然

頑剛不潑墨有高島石佳者頗潑墨然以其易得人不之重也西土硯材以端溪爲第一歙石洮河石亦皆奇品好古堂書畫記曰好事者作硯譜多博搜群石以相矜尚然無過端歙洮三種足盡硯之能事矣何必何哉

近日製筆墨紙百方摹西土卒不能佳然筑紙濃紙別是一種佳品性緊耐久宜以粘障格作帳幃不宜寫字紙之爲用寫字爲主而不宜用雖美不足貴也墨貴南都古梅園然其香色並皆不及西土遠甚筆最難製東都本郷街靜好堂製筆頗精殆不讓西土但小筆佳而大者未能佳明陸深春風堂隨筆載製筆之法云製筆之法桀者居前毳者居後强者爲柱要者爲輔參之以檾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中繩勾中鈎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此數言簡約未知誰所作可題爲筆經余按始造紙者蔡倫見東觀雜記始造筆者虞舜見博物志又曰蒙恬造

市中賣手簡紙高五六寸闊尺餘糊而連接之爲卷橫展書之長短剪之以相往

來不知昉於何時也一日讀陸放翁老學菴筆記曰予淳熙末還朝則朝士乃以小紙高四五寸闊尺餘相往來謂之手簡市肆作手簡紙賣之甚售因知手簡紙昉於宋末也我邦用之蓋未及百年矣

摺扇我邦所製尤爲精妙西土古惟有團扇爾東坡云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止兩指許因知西土有摺扇蓋北宋以後矣至明始盛名摺疊扇亦名聚頭扇然不及我製之精潔輕妙也

今俗人人靡不喫烟賓客即座寒暄未了袖間出烟具噴爲雲霧滿塞一室或含烟緩吐以戲兒童市肆製烟具爭極精工製烟管以金銀製烟袋以錦繡可謂極侈矣烟性猛烈多喫必有害矣余亦酷嗜烟近日頗覺有害稍稍制減之未能禁絶清張晉濤檀几叢書云烟之性味苦澁辛烈本草所不載不知昉於何年今遍滿宇內無人不嗜名之曰相思草云

烹庖之法浪華爲妙京師次之東都又次之東都之論餔膳者惟求其豐盛肥濃

而已未免田舍樣浪華則不然淡鹹得中配搭得宜而清且潔器什之美陳列之宜未下七箸已可喜不論風俗之別脾胃之殊人々莫不稱善可以見風俗之一端矣

東都人嗜松魚其出在春末夏初始出一尾直萬錢都人爭買之中下之戶最先食之以晩食爲耻傾囊典衣惟恐不得也至四五月之際出益多一尾纔百錢耳宋葉夢得石林詩話曰浙人食河豚其方出時一尾至直千錢然不多得非富人大家豫以金啗漁人未易致也是彼此相似者河豚有毒往往殺人松魚亦有微毒其不鮮者能中傷人鮮者亦不宜多食也

刀及之利莫如我邦歐陽公日本刀歌極其稱揚明宋應星天工開物曰倭國刀背闊不及二分架于手指上不復欹倒不知用何錘法中國未得其傳凡健刀斧皆嵌鋼包鋼整齊而後入水淬之其快利則又在礪石成功也余謂刀之利鈍在錘鍛之巧拙而礪石次之其質已鈍雖有磨礪無如之何我邦造刀之利盖得力

於水性者多則西土雖得其傳亦恐不能快利如我也

小人之情狀變化百端不可測識然尤有大害可畏莫如娟嫉焉故大學擧休休有容之君子與娟嫉之小人以示國家治亂之所係莫大焉學者之所以宜深察而明辨也

本邦俗愼正五九月或請巫祝祈禳至婚嫁皆避之不知所據後讀唐書正五九之爲三長月見於本紀後又讀宋戴埴鼠璞曰今俗人食三長月素按釋氏智論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洲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贍部州唐人於此三月不行死刑曰三長月乃始知其所由來矣

有一富翁性至貪汚平生凡損人利已者無所不爲所謂一善不作衆惡奉行者翁常曰世間有儒者故有仁義所謂仁義者皆是損已利人之道且儒者多讀書以驕人使人失利於是惡儒如仇客謂翁曰翁惡儒者非以其道與翁之所爲背馳耶曰然客曰吁翁未察也夫損已利人者古之儒也今之儒者正與翁之所爲

一般毫無異道也翁乃欣然曰洵如客言則儒是我黨之人吾亦將學儒安惡之
耶客笑去

元周密視聽抄曰呉諺云正月逢三亥湖田變成海謂之水大余按文化乙亥正
月元日丁亥十三日己亥二十五日辛亥是歳諸州大水信如呉諺可謂一奇矣

不可一日闕者莫甚於水火而可畏者又莫甚於水火焉江都失火之患發輙延
及數萬家冬季春初之際失火燬數十家者晝夜不知幾次撲救之術無所不至
毎坊有軍屯百餘人梃索水桶棍棍鉤鋸之類莫不備具有望火樓縣一皷一鉦
有數人探望見火則鳴皷高唱方向里名軍將率騎士疾馳歩卒從之數隊爭馳
先到火處速撲滅者得賞火滅鳴鉦軍將乃整隊而還公侯邸第皆建望火樓撲
救部署不敢懈弛火發近火居人左提右挈負擔出避騷擾狼狽故又有巡捕邏
卒察搶火者就擒縛之余在都下三遭大火幸皆免於爲靡竺矣然委頓亦極火
發勢甚猛烈人家倉廩亦不可恃故鑿土爲窟以藏貨財謂之穴藏宋馬永卿懶

眞子曰唐永徽二年玄奘於慈恩寺造甎浮屠以藏梵本恐火災也余因謂瓦磚造庫已可以免災而又無卑濕生黴之患矣不知果可試否

張子和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是洵隱者佳境惟恐浮家泛宅不易辨耳

陸放翁入蜀記曰大江過一木栰廣十餘丈長五十餘丈上有三四十家妻子雞犬臼碓皆具中爲阡陌相往來亦有神祠素所未覩也大者於栰上鋪土作蔬圃或作酒肆皆不復入夾但行大江而已余又嘗閲一書今不記其書名曰民苦稅斂之苛作大栰泛江妻子圃宅雞犬皆具是其爲浮家泛宅殆非佳境

勢州擲筆山相傳昔畫工法眼元信過此覩山形奇絶不可得而摸乃擲筆而去余屢經過對山熟視平平無奇不解所謂也恐是好事者妄說欺世俗至使良工擲却蒙冤耳茶店壁間題詩甚多皆稱其奇絶矮人觀場可笑余題一絶曰良工擲筆尖兒是爲溪山無一奇誤謂丹青描不得幾人駐馬立多時

浪華城南數里有茶肆稱難波屋者店後有偃松高不過丈而旁幹四出廣二十

丈夭矯如游龍其頂平坦可群坐觀者靡不稱奇讃州上田村小菴有松亦似之其地僻遠無人過而賞之均一松也而其遇不遇如此

豫州有木葉石剖之自然有紋或楓葉或柏葉宛如刻畫然石質奄硬不可彫琢以爲器物也按水經註石魚山本名立石山高八十餘丈廣十里石色黑而理若雲母發一重有魚形數寸鱗鬣首尾有若刻畫燒之作魚膏腥可謂至奇矣

鰌者魚之至大者也然猶有大焉者余嘗聞之東人蝦夷之海有魚名曰翁魚人無覩其全身者首尾浮海如二大島湧出春南秋北皷鰭之勢海水爲之沸立聲如震雷能呑海鰌猶鰌啖鰛也漁人見海水變色海鰌逃走輙知翁魚將來也爭收漁具逃歸可謂奇矣夫莊周說鯤鵬固寓言耳今海魚其大至此使莊周聞之取以徵其說耶

東都花市甚盛淺草寺毎月十八日虎門毎月十日麴坊菅廟毎月二十五日春則梅柳桃李海棠杜丹芍藥夏則荷花石榴燕子秋則蘭菊木芙蓉冬則水仙山

茶奇松怪竹爭新競奇種種無不有也各盆植之列置牀上宛如錦繡而又有不時之花若海棠桃李已以正月開花然皆出於人力非受天氣之正者也其法陶盎植花木藏之土窖中周以草秸而密墐之最早開者四周以火逼之使開也又有以白梅爲砧根而紅梅一枝接之或以紅梅爲砧根而白梅一枝接之每盆一株紅白爭開者謂之源平梅蓋本邦武將源氏旗色尙白平氏旗色尙赤因以名焉耳京師浪華亦有花市然不如東都之盛也余甞詠虎門花市絕句五首曰雨歇城頭放曉光於菟門外賣花忙紛紛浪蝶追人去知那杜丹分外香其二曰不待一番花信風幾多桃李爲誰紅恁般隨意弄春手不是明皇羯鼓同其三曰磁青盆色玉爭光植得紅紅白白香爲是人情都厭舊笑他花木也新粧其四曰門外橋邊約五里大家爭喚老花師豪奴乘醉不論價一擲千錢取一枝其五曰怪瓣奇葩各自誇傳言這裡最繁華誰知野外春如錦只弄城中盆植花

余尊信程朱如神明在我先輩獨折服於順菴鳩巢二先生鳩巢才德世皆知之

今不必論至順菴先生則世唯目以溫厚長者而已不知先生德量之大當時無雙也若夫鳩巢白石觀瀾南海芳洲數人皆古所謂奇才豪傑而各擅所長名聲震曜於天下矣獨先生默然如無所能者而前數子皆師事先生猶七十子之於孔子無思不服是豈徒以聲音容貌欺世盜名者之所能得哉先生敎人各因其材而篤焉猶孔門之諸子德行政事言語文學各成其材也是豈與世之腐儒膠柱鼓瑟刻舟求劍縣一定之權衡以待人同哉先生愛才好士稱譽薦達有唐宋名賢之風度亦余之所以深服其德量也

文政辛巳發行

書林
江戶　鴨伊兵衛
大阪　藤屋定七
京都　吉田屋治兵衛

大正八年六月二十日印刷
大正八年六月廿三日發行

編輯兼發行者　東京市京橋區新榮町五丁目三番地
風俗繪卷圖畫刊行會
代表者　林　縫之助

印刷者　東京市京橋區新榮町五丁目三番地
竹內孝三

發行所　東京市京橋區新榮町五丁目
風俗繪卷圖畫刊行會
電話京橋二九九七九
振替東京三五五八〇

發行所　東京市京橋區新榮町五丁目
合資會社吉川弘文館
電話京橋二六九九七九
振替東京二四四四

Gaylord
PAMPHLET BINDER
Syracuse, N. Y.
Stockton, Calif.